



迷魂阵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唱 詞 集

迷 魂 陣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

这个集子包括六篇唱詞。《迷魂陣》写一个地主用偷庄稼的办法嫁禍于人，企图制造混乱，以便渾水摸魚；后被干部和民兵所破获。《捉豺狼》写一个地主暗地里勒死社員的一只羊，并借此破坏干群团结，后被老队长偵查明白，将他捉住。《槐树下》写一个警惕性高的瞎眼老大娘，揭穿一个富农的破坏阴谋。《大老王》写从前一个财主想剋扣理发匠，引起理发匠的反抗。《穷人过年》写旧社会穷人过年的悲惨情形。《美猴王》是一篇神話故事，写智勇双全的孙猴子与天兵天将斗法。

迷 魂 陣 (唱詞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9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frac{1}{2}$ · 字数 23,000

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統一书号: T10168 · 30

定价: (四) 一角

目 录

迷魂陣 (唱詞)	黎 山 (1)
捉豺狼 (唱詞)	任 毅 (10)
槐树下 (唱詞)	王 鴻 (23)
大老王 (唱詞)	陈謙聞 (33)
穷入过年 (唱詞)	王尊三整理 (35)
美猴王 (鼓詞)	王尊三整理 (38)

迷 魂 陣

(唱 詞)

黎 山

东山上火紅太阳早起身，
喜得那枝头百鳥鬧盈盈。
社員們手舞鐮刀出村去，
在最后走的是队委王长明。
他正为黄金晚稻舒眉笑，
突然間轉身直朝田里奔，
跨过了两块大田俯身看，
气得他眉头打結瞪眼睛：
是誰把稻穗割掉一大片？
是誰把集体財富独侵吞？
事情虽小性质却严重，
不查个水落石出不甘心！
王长明想罢連忙喊队长：
“快来看看怪事情！”
队长看着稻桩正生气，
人丛中走出一个賈归正，
他低着脑袋四下看，
好一似寻找綉花針。

一会儿走到田埂下，
低声說：“看你还朝哪里滚！”

拾起个五分硬币亮閃閃，
放进口袋站起身。

賈归正丢錢又把錢来拾，
使大伙因此为他分了神。
大家伙跟着他朝田埂看，

(白)嗨！

喜坏了队长和长明，
走上田埂仔細望，
分明有一撮稻粒黃澄澄。

还有那三粒五粒沿路撒，
稀落落一时現来一时隱。

队长便先让社員去割稻，
他要和长明跟踪去追寻。

两人循着稻粒往前走，
沿着那僻靜小路进了村，
看不見稻粒这才抬头看，

(白)稻粒撒到这里沒有了！这是哪里？

哎呀呀！这不是刘全仁的屋子嗎？

这屋里住的就是刘全仁。

两人搖頭心暗想：

“全仁他怎会干出这事情！

他平日干活从来不要奸，

上工总是打头陣，

入社以后生活好，

怎么会做出这事不光明！”
回头拾起稻粒几十顆，
在手上越看越疑心。
离奇事暫在心中放，
到晚上干部开会找原因。
长明說：“如今是大办农业大办粮，
男女老少齐出勁，
同心合力搞生产，
为的是爭个好收成。
想不到竟然出了这种事，
偷稻的事定要彻底查个清。
依我看这事全仁不会干，
他一向来清去白手脚穩。”
这意見多数干部都同意；
也有人撇嘴一笑不贊成，
說什么“捉賊拿贓古今皆如此，
稻粒子便是那不开口的活证人。”
房間里正在爭論不停歇，
屋門外有个黑影躲在窗下听。
队长一見黑影更怀疑，
要声張想想还是莫出声。
他心想：“稻虽撒到刘家去，
細看看稻种不同是何因？
田中长的‘八一’稻，
路上撒的‘老来青’，
莫非是有人故意摆下迷魂陣？

我倒要捺捺性子看下文。”

队长前思后想主意定，

故意高声下結論。

故意高声啥用意？

他要說給外面的黑影听。

他說道：“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刘全仁虽然得了翻身福，

誰能保他不變心！

我看明天叫他來，

当面对他狠批評，

叫他書面作檢討，

保证以后不胡行。”

那黑影听到这里心中乐，

慌慌忙忙、躲躲閃閃、溜回家去对他老婆

报喜訊：

“干部們真对社員怀疑了，

菩薩保佑咱們的計策果然灵。

明天就有好戏看，

待有机会再来个釜底抽薪，

叫他們一鍋热水全走汽，

想爭丰收白費心。

这一來群众若是有意見，

咱就暗地拉攏人。

搞它个稀里糊塗一鍋臭，

搞它个滿天漆黑起烏云，

說不定咱們还会掌天下，

(白)哼！他們还想要掌天下呢！

往日的荣华富貴又臨門。

你思一思來想一想，

你說稱心不稱心！”

他老婆听了心中乐，

被窝里差点笑出声。

这人正和他老婆做大头梦，

那一边干部群众更聰明。

散会之后队长忙布置，

暗地里派下看稻人。

王长明負責把稻看，

搭班的就是那民兵李永青。

誰知道三天五日无动静，

永青的思想漸松勁：

(白)“长明大叔！

看这样咱們天天站夜崗，

簡直是白白熬成了紅眼睛。”

老长明微微帶笑开言道：

“小青年干事別太沒耐性。

咱們現在撤夜崗，

那坏人必定是笑掉了牙齒拍手來歡迎。”

永青他只得強打精神去站崗，

心里边可有九分不贊成。

半夜里他正靠着土地廟門打瞌睡，

忽然間橋東响起打槳聲。

长明朝永青肩上打一掌，
轻声說：“喂，有人撑船要出村！”
对坏人永青到底手不軟，
眼一揉跟着长明去查巡。
两个人悄悄走到桥头看，
原来是看管風車的李炳成。
只因为風車不轉上不了水，
他連夜赶去給風車治毛病。
长明心中好失望；
永青低低发怨声：
“你真是看見旋風就当鬼，
刘全仁根本不敢再胡行！
分明是挑着河水再往井里倒，
无事偏要找事情！”
好像被一团棉花塞住了嘴，
长明半天沒出声。
这以后永青的思想更松懈，
一夜打盹到天明。
第二天站崗才到半夜里，
他就喊眼又醒来头又昏：
“长明叔，咱們早点回去吧，
我看今晚不会出事情。”
王长明哪里肯同意，
回的話犹如铁板上面釘了釘：
“要想叫我不站崗，
除非是田里稻子全收清；

要想叫我去睡觉，
除非是黑夜过去天大明。
提防坏人责任重，
队委会决议坚决要执行。”
永青左耳听话右耳出，
转身慢慢走进村。
留下长明人一个，
王长明站岗守夜更认真：
一会儿走到远处田边去查看，
一会儿回到土地庙前听风声。
听来听去无响动，
听来听去秋虫声。
头上树叶沙沙响，
秋风吹来打寒噤，
长明裹紧衣衫抵风寒，
抽支香烟提提神。
他知道越是夜深人静时，
越要留神把夜巡。
忽然间前面稻田起了火，
哎呀呀坏人果然把魔掌伸。
刹时间他的疲劳全赶掉，
一拔脚连忙就朝田里奔。
王长明刚刚跑到田边上，
看见一个黑影站起身，
他喊声“别动”追过去，
那黑影转身一溜上了田埂，

飞奔直往小路窜，
心惊胆破想逃命。
王长明一边追赶一边喊：
(白)“捉贼呵！捉贼呵！”
声声如雷震天庭！
贼子溜跑如脱兔，
长明紧追赛雄鹰。
突然“噗通”一声响，
贼子跌进了臭水坑。
王长明一个箭步赶上去，
要把这条毒蛇扭进村。
贼子哪肯跟着走，
回身一脚踢长明。
长明忍住疼痛揪住贼，
两人扭成一团地上滚。
贼子想：“刚才他一路追来一路喊，
等会儿干部群众定出村，
到那时人都追来我难逃脱，
倒不如趁此机会与他拼。”
刹时间抽出钢刀举起手，
他要想一刀杀死王长明。
正当这紧急关头危难时，
只看见电筒火把一齐明。
一时间干部群众全来到，
那贼子吓得缩着脖子，连声求饶，抖抖颤颤，
哼哼唧唧，直眨小眼睛。

多数人一看好奇怪，
那賊原来不是刘全仁。
若問賊子是哪个？
却是地主賈归正。
队长說：“你劳改回来心不死，
竟敢做贓陷害刘全仁。
人民的眼睛雪亮亮，
終叫你狡猾狐狸現了原形！”
这时候稻田火燄已扑灭，
救火的社員也往这边奔。
李永青一只油瓶提在手，
他說道：“物证就是他这火油瓶。
咱們要大办粮食爭丰产，
他竟敢从中破坏挖牆根。
前些时队委的意图我沒領会，
长明大叔的劝告也不听。
現如今事实摆在眼面前，
我冷水澆头两眼睜。
才知道吃屎的狗难把脾性改，
对敌人定要提高警惕性。”
这时候人人都把牙根咬，
齐声說对坏人絕對不容情！
这就是唱的一段“迷魂陣”，
其中的道理大家評。

捉 豺 狼

(唱 词)

任 毅

腊月天，冷清清早晨满地霜，
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陈家庄。
陈家庄有一人名叫曾广山，
心直口快性子强。
只因他性情暴躁好发火，
人送外号“火三王”。
这一天，晨星未落麻麻亮，
火三王披上衣服去喂羊。
走进羊圈猛一惊，
“啊？是谁把母羊勒死栏杆上！”
真好似当头一棒打下来，
打得他眼发黑、头发胀、一团热火烧胸膛。
只见他紧皱着眉头手插腰，
咚咚咚，两只脚跺得房子乱晃荡。
“奶奶个孙，是哪个给我来的这一手，

真是黑心烂肚腸。
有种的光明正大站出来，
真刀真枪来較量。
老子要是眨眨眼，
就不是亲娘养的好儿郎。”
他正在高喉嚨大噪不住的罵，
有一个小个子老头儿到身旁。
这老头年紀不过五十岁，
眼窝深深臉焦黃。
走起路歪着脑袋乱搖晃，
他名字就叫曾金良。
他朝着火三王身边凑一凑，
小声小气开了腔：
“大清早，你罵啥哩？
有理不用动高腔。
这一只老羊能值多少錢？
合不着为它惹禍殃。”
火三王一听火更大，
蹦蹦蹦蹦，大手不住拍胸膛：
“怕者不来，来者就不怕，
大不过公安局里住班房。”
曾金良又凑到耳边低声說：
“傻孩子，如今世事不能比往常。
既然住在人家的房檐下，

还敢把头仰一仰！
咱姓曾的不是当权户，
可和姓陈的不一样。
陈家个个是干部，
說一不二有力量。
上級面前說上一句話，
抵住你罵上十天八后晌。
明知道这冤有头来債有主，
可刀把子不在咱手上。
別看你大冒狼烟夸海口，
还不如去給人家搔痒痒。”
火三王，两只眼噗噗直冒火：
“你快說，是誰勒死了我的羊？”
曾金良，把脑袋晃，
脖子伸得有尺把长：
“叫广山，你想想，
你不动人家毛一根，
人家为啥勒死你的羊？
有人和你有仇恨，
他笑在臉上恨心上。
別說勒死你羊一只，
恼起来还敢点火燒了你的房。
誰是凶手你比我更明白，
唉，没办法，咱姓曾的活該受冤枉。”

火三王听了这些话，
无名的怒火透顶梁。
满脖子青筋蹦蹦跳，
牙齿咬的吱吱响。
他一扭身子就往屋里跑，
霎时间掂出一杆矛子枪，
出门大步往东跑，
好一似冲锋陷阵上战场。
转眼来到陈家的大门口，
这时候，静静的乡村北风凉，
只见一条大肚老母猪，
悠闲自在站路旁。
这真是冤家路窄巧相逢，
好一似汽油浇在烈火上。
火三王打一个箭步窜上去，
嗷，照准那母猪的屁股刺一枪。
这母猪哪知是什么事，
嚎的一声跑进房。
火三王一见没扎住，
追上去定要母猪一命亡。
这时候，大门里走出人一个，
小伙子长的挺排场。
方方正正红铜脸，
笔直的腰杆宽肩膀。